

愛在脫下 口罩前

兩場疫症，兩個城市，

二三四五六七雙憑借口罩上的眼睛，拒絕遺忘的故事……

江澄

著



目錄

推薦序——文善		4
第一章 林賢一 又繼續等	(二零二零)	7
第二章 蘇美之 另一個我	(二零二零)	41
第三章 楊如月 回到原點	(一九九六)	79
第四章 夏美霞 從終點開始的關係	(二零一九)	119
第五章 方靖藍 緣來是你	(二零二零)	159
林賢二的信		203

推薦序——文善

當江澄找我為她這本小說《愛在脫下口罩前》寫序時，老實說我是有點覺得奇怪的，為甚麼她會找一個推理小說作者為愛情小說寫序啊？

「萬事皆有因」——東野圭吾小說改篇的日劇《神探伽利略》中，飾演湯川學的福山雅治總會說這句名台詞，他堅持用科學方法解釋謎團。法國法醫學家羅卡 Edmond Locard 的「羅卡定律」指出，「with contact between two items, there will always be an exchange」，意指兩個物體接觸過，必會留下一些東西，也會帶走一些東西。也有人譯作，「凡接觸過的必留下痕跡」，這定律也就是現代鑑識的基礎。

其實不只推理，在愛情裡也是一樣。這本小說，就是這樣的一個故事。五個故事，五個八、九十後，在他們人生不同階段的愛情故事中，我們看到，歷史在他們的身上的點點痕跡——「萬事皆有因」。

我和小說中的角色生長在同一個年代，雖然我們的青春歲月不像我們的祖父母般經歷過戰亂，也不如父母那樣經歷過火紅年代，更沒有像千禧一代正在面對着大時代的衝擊。我們年輕時的大事，大概就是二零零三年「沙士」SARS 吧！那時學校停課，電視新聞每天報導感染和死亡數字，特別是聽到只是和超級帶菌者下榻同一酒店、按了同一個電梯按鈕就染病死亡，還有穿着一整套生化保護衣落區探訪的特首夫人，怵目驚心。

其實除此以外，大部份人和我一樣，都幸運地避過一劫。除了生活上的一些不便外，也沒有甚麼大影響。但是我們說起當年發生的事，總是會說得好像經歷了生關死劫似的。

愛情，也是一樣。
失戀時以為經歷了無人能及的切膚之痛，以為自己是世上最傷心的人，其實，愛情路上，那也只是普通不過的故事。

而這本《愛在脫下口罩前》在訴說着這些普通人的故事的同時，也讓我們看到，在這些普通人身上，那些被愛情輾過的痕跡——為甚麼她那麼愛聽張國榮？為甚麼停課期間她會失聯？為甚麼他要離開深愛的女朋友？為甚麼他要那樣幫助她？「萬事皆有因」。

不過江澄沒有滿足於單純地寫一個疫情下的愛情故事，讀完全書後才明白，她竟然寫出一個連推理迷也拍案叫絕的設計，難怪她會請身為推理小說作者的我來寫序。

推理小說中，最精彩的，就是最後恍然大悟的一刻，這本小說沒有命案，但是它最後給我的驚奇並不比推理小說少。雖然這不是推理小說，但我覺得我還是有義務不劇透，希望您在細味書中各人的愛情故事時，最後也能嚐到，江澄悉心安排的細思極恐。

不，說細思極恐太像推理小說了，應該說，那是愛情裡的那分澀。

林賢一 又繼續等 (二零零三)

「林賢一林賢二，你們誰跟我到婆婆家，誰留在城裡陪爸爸？」

特首董建華剛在電視宣佈全港學校停課九天，不夠十五分鐘，媽媽就拿著手提行李站在客廳中央瞪著咱兩兄弟，要我們立刻給她答覆。

爸爸坐在客廳一隅，不發一言，彷彿這件事跟他無關似的。

我看看比我小四年的賢二，他又呆呆的看著我，「哥哥，你選什麼？我跟你。」

看到他的樣子就氣結。都中二了，他卻還像個小學生似的，沒主見沒深度沒常識沒自理能力，什麼都要我替他作主。

「你說什麼呀？現在媽媽說我們一個跟她回婆婆家，一個留在家陪爸爸，所以我選什麼你就不能選什麼，你明不明白呀？」

「我明白呀，總之你選什麼我就跟你。」

救命。「你的意思是讓我先選，由我來決定你去婆婆家還是留在這裡，對不對？」

「對，就是這麼簡單。」



第一章

2003

就是這麼簡單，你一早不說清楚？

讓我想想。我今年唸中六，人們常說中六是中學生涯的蜜月期。捱過會考的煎熬，高級程度會考又不是迫在眉睫。

但我自己卻覺得中六的課程也不是輕鬆的，老師教得很快，常說今年內要教完七成的課程，明年預留更多時間溫習。

六月是校內的大考，雖然停課，學校卻沒說會取消或延遲大考，留在城裡跟同學有個照應，有什麼疑難也可以相約出來一起討論，老師又可能會安排我們回校補課，那時我就可以見到美之……

但婆婆家在新界，環境清幽，溫書可更專心，姨姨又是高材生，當年中英數化學物理都拿A，或許可以趁她去婆婆家吃飯時向她討教應試心得……

最主要是我知道媽媽想我們哪一個跟她去婆婆家。

「媽媽，我跟你去婆婆家吧，弟弟留在這裡陪爸爸。」

就這樣決定了。

二零零三年的三四月，整個香港像煉獄，人心惶惶，每天都有人染病，每天都有人病歿。學

校停課，公司倒閉，沒有人知道我們該怎麼走出這個煉獄。

而我的家就像煉獄中的危樓，本來已很脆弱，有很多結構問題，再經火燒，隨時會分崩離析，整座塌下來。

爸爸不是香港人，他很年輕時來到我們的城市，認識了媽媽，憑一手家鄉廚藝俘虜了媽媽的心。

年輕人會因為愛情留在一個他不喜歡的城市，這甚至不算浪漫，只是人性。

二十年過去，爸爸始終未能適應大城市的生活，廣東話也說不好，平常交往的朋友也以同鄉為主。

而二十年過去，當初的愛情漸漸變得淡薄。

爸爸喜歡下班後喝酒，他家鄉的男人都是這樣，媽媽近年卻滴酒不沾。

「你以前不是這樣的，以前你很能喝，酒量跟我差不多，你說我做的醃蘿蔔送酒最棒。」

「沒有人二十年也不變。我想活得更好更健康，我有錯嗎？」

相信誰也沒有錯，命運也沒有錯，咱兩兄弟有時雖然頑皮一點，我們也沒有錯，那些因為沙士死去的人當然更沒有錯。

只是沒有錯不代表你不用吃苦。

沙士來臨前，其實爸媽的關係已很僵。兩個人在家，不是你避著我就是我避著你。逼不得已要交談時就找我或賢二來傳話。

到了三月中，爸爸工作的餐廳結業，他正式淪為失業大軍，整天賦閒在家，媽媽聽到這個消息後，第一個反應是尖叫。

雖然那時我只有十七歲，我也知道，父母的婚姻該是進入倒數階段了。

學校停課，正好給媽媽一個藉口，帶走我們其中一個回娘家住。

從小親戚們就說，賢一像媽媽，賢二像爸爸，兩兄弟兩個樣子。

我也是跟媽媽的感情更親厚，雖然我也愛爸爸，但我好像不大懂得跟他溝通。

弟弟呢？我覺得他的腦袋像外星人。雖然他整天跟著我，我做什麼他做什麼，我還是不了解他。

那不如留下弟弟陪爸爸吧，外星人陪外鄉人，說不定比我這個長子更適合。

教科書和筆記已塞滿我整個手提袋，我往背囊胡亂塞了幾條內褲、兩件T恤、一套睡衣和三雙襪子就跟媽媽上路。

婆婆住上水，由我們筭算灣的家坐地鐵再轉火車，差不多要兩個小時才到。

或許你們不知道，二零零三年的上水，好些地方還是頗有自然風味。看著火車窗外景色漸漸變綠，我的心情開始舒暢。

媽媽拿著電話跟朋友聊個不停，不外乎都是說爸爸有多不濟，自己怎麼辛苦，為家庭錯失了多少機會。

九十分鐘的車程，她的聊天對象換了三個，訴苦內容可沒有改變。

婆婆住的是村屋，下了火車後，我們還要等專線小巴。到達村口時，已是日落時分。

「賢一！這麼晚才到？婆婆等你好久！」我遙遠已聽到婆婆的呼喊。

雖然拿著沉甸甸的手提袋又有背囊，我還是飛奔過去。

幾年前我已比婆婆高出一個頭，但婆婆看到我仍是把我一擁入懷。

「賢一賢二都是我的外孫，我就只有這兩個孫子，兩個我一樣疼。」

婆婆口裡是這樣說，她心底裡疼我還是弟弟多一點，人人都看得出，我自己又怎會不知道。

聽媽媽說，我兩歲前，基本上都是交給婆婆照顧，天天跟她一起睡，所以婆婆跟我的感情特別深厚。

我脫下口罩，由婆婆帶我到原本屬於姨姨，現在讓給我睡的房間。

我向媽媽，她朝我擺擺手。

室外手提電話接收較好，她要把握時間找第四個朋友，繼續訴苦。

雖說婆婆很疼我，媽媽只顧著跟她的朋友訴苦不理會我，停課但又要為即將來臨的大考不斷溫習的日子還是叫我感到氣悶。

婆婆家沒有電腦，我用不了MSN和電郵，只能靠電話短訊跟朋友們聯絡。

我給最好的朋友俊輝發了短訊，隔了足足十分鐘才收到他的回覆：「忙。」

忙！這個傢伙忙個屁！他出了名是不唸書的，他說忙，應該是忙著打機吧。

冬華給我發了兩個短訊，我想不到跟她說什麼，草草給她發了個笑臉符號算了。

美之，我好想發短訊給她，但上次給她發的短訊她都沒有回覆，這份沉默叫我卻步。

婆婆睡了，我不敢開電視怕吵醒她，電台這裡又接收得不好，難道我要做鄉下人，早早睡覺？

看看牆上的掛鐘，十點還不到，但整棟房子靜得只剩下我因為太悶拍打自己大腿的聲音。

我看著桌上的書、沒有動靜的電話屏幕，感受到背脊上的微汗，賭氣關掉電燈，跳上床去，用被子蓋著自己的頭。

「做鄉下人就做鄉下人吧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睡！」

而我當然睡不著。
 不夠十二小時，我已開始懷疑自己是否做錯了決定？應該叫弟弟來這裡，我自己留在市區生活更好？

第二天的生活跟第一天沒有分別，又是晚上九點不到就完成了當天的溫習進度，百無聊賴。而美之還是沒有回覆我的短訊。

第三天晚上我終於按捺不住，決定獨個兒往外跑跑。

自我有記憶以來，我每年暑假都到婆婆家寄宿。暑假這裡可熱鬧了，住在海外的遠房表兄弟姊妹都會回來，一屋子擠滿人，我們玩至通宵達旦，婆婆也不理我們。

不像現在，原來沒有弟弟又沒有表兄弟姊妹的鄉村生活這麼難捱，我太高估自己了。度過了十個八個夏天，我對這條村以至附近的地方均瞭如指掌，閉著眼都不會迷路。

我連衣服都沒有換，只蹬上球鞋，一口氣跑到村後不遠處的小瀑布。晚上沒人到那邊去，但它距離其他村屋和馬路又不太遠，街燈的餘光還能照到，不至於漆黑一片。

天氣不太冷又不太熱，舒服極了。我後悔怎麼不帶帳篷來？如果帶了，偶爾來這裡露營也不錯。

亂石中，我勉強找到一個算舒適的位置，打算在這裡呆一會兒。我連手提電話都沒有帶出來，反正這兒接收不靈光。

這樣更好，我不用再盯著屏幕，等著美之的回覆，或猶豫好不好發短訊給她。

我想著一些不方便告訴別人的事情時，忽然聽到窸窣窸窣的踏草聲。

有人。

其實這一點也不奇怪。這個小瀑布又不是什麼秘密基地，是任何人都可以來的地方。

但我還是下意識地坐直身子，看看來人是誰。

是一個少女，長頭髮，穿著單薄的T恤和長褲。

她看到我時，表情也很愕然。大概她也以為這兒晚上沒有人吧。

只愕然了半秒，她立刻從褲袋中掏出口罩戴上。

糟糕，我剛才出門口時沒有戴口罩，也沒有把它帶在身上。我頓時有種在陌生人面前赤身露體的感覺。

「對不起。」

她把頭微向右側，表示不明白我為什麼要說對不起。

「我，我沒有戴口罩。」

「沒關係，我有戴就可以了。」

然後她在離我遠一點的地方坐下，戴上耳筒。

也不知是她打擾了我，還是我忍不住打擾她。自她來了以後，沒口罩的我就感到渾身不自在。

我再坐了不夠一分鐘就走了，差不多是落荒而逃。

口罩上方的眼睛閃閃發亮。

閃閃發亮。

第二天我一早就起床，吃過婆婆給我的早餐，就跑到屋外幫婆婆晾衣服。

春天天氣潮濕，不早早把衣服晾起，今晚肯定乾不了，尤其是厚重的牛仔褲。

「賢一最乖，不用幫我手了，你回房溫習吧。」

「婆婆，讓我來吧，給我藉口不去溫習。」

「哈，我從不擔心你，你來做吧。」

婆婆放下手中衣服，坐在一旁，燃起一根香煙。

婆婆是傳統婦女，連養生觀念都很傳統。早午晚三餐都吃飯，不吃生冷東西，睡前喝點酒，

拒絕戒煙。

「我不夠二十歲就抽煙，抽了沒五十也四十多年，你一下子要我戒掉，我明天就掛了！」
「現在比從前抽少了，不要再煩我！」

每次媽媽和姨姨勸她戒煙，她都會說以上的話。

我倒從沒叫過婆婆戒煙，連她的親生女兒的話她都不聽，我是老幾？

「賢一，不枉我最疼你，你從不說那些我不中聽的話。」

「婆婆，你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，我只想你長命百歲，看到你的孫子做爸爸。」我一邊說一邊把婆婆的打火機挪遠一點，挪到她的手握不著的地方。

聰明的婆婆當然知道我在玩什麼把戲，但她疼我。

「你喜歡這個打火機？今天借給你玩，明天才還給我，今天抽夠了。」

「明天一定還你。」

「我們這些老傢伙是戒不掉了，要我少抽一天也要了我的命，我是給你面子。你們年輕人倒千萬不要學會這個，危害健康呀，你們的命長著呢。」

我知道婆婆是真的疼我，希望要她少抽一天煙她不會太辛苦吧。

「婆婆，全部晾好了！」

我用衣夾子吊起牛仔褲，而不是讓它掛在晾衣繩上，希望它會快乾一點，大腿位置又不會有

摺痕。

從傍晚七點起，我就不停去看看牛仔褲乾了沒有。

還是有點濕，尤其是褲襠的位置。

吃過晚飯，我本應溫習化學，但就是無法專心。

「媽，風筒在哪裡？」

「在我黑色的袋子中，你要用嗎？」

「嗯，想洗頭。」

「平常洗頭都不見你用風筒，你的頭髮那麼短。」

「最近天氣潮濕。」

「可不是。你自己去拿，用完放回我的袋子，我出去一會兒。」

雖然心焦如焚，心如鹿撞，我還是強迫自己做完一份模擬試卷才去洗澡。

同學們都說有機會合成最難，我卻最喜歡這類題目。看到題目，那合成路徑自動會跑出來，我總能拿到高分。這次也不例外。

我的心情沒有影響我的表現。

洗過澡，用毛巾擦乾頭髮，再用風筒吹乾牛仔褲的褲襠部分，唉，才九點十五分。原來從那一刻起，我就開始訓練自己等待她的能耐。

終於還是按捺不住，九點半，我就往外跑。

穿了襯衣、牛仔褲、最新淨的一雙襪子、戴了腕錶、新開封的口罩，又梳了頭，我不應該跑，應該慢慢走過去，以免出汗。

但我就是耐不住，一口氣往小瀑布跑，還愈跑愈快。

今晚的星比昨晚更明亮，至少我是這樣覺得。

坐上昨晚那塊石頭時，我才發覺自己出了一身汗。我掬水洗一把臉，盡量把頭髮理得再整齊一點。

我決心要等待她出現。我甚至關掉了手提電話，不想被冬華的訊息和不知名的來電騷擾。這兩天都接到陌生號碼來電，這些我是不接的。

反正美之又不曾找我，她從不回覆我的訊息。

十點一刻，她終於出現。

她穿了裙子。

雖然只是一條洗得發白的牛仔裙，但她穿了裙子。我心裡暗暗歡呼了一聲。她的頭髮又綁了馬尾巴。我愛那雙閃閃發亮的眼睛，可我也想她等下轉身離去時，看看頭上的緞帶是什麼顏色。

「嗨！」

「嗨，這麼巧，又看見你。」當然得裝作這是偶遇。

她聳聳肩，「時間太早不想睡覺，就來這兒逛逛，反正現在停課，不用早起床。」

不知她唸中幾呢？很想問她，但連名字也不知道，不知好不好問。

「我也是。溫習得累了，就跑到這兒來。」

她側側頭看著我，一副若有所思的樣子。

不知誰說的，側頭的女孩子最好看，我舉腳同意。

「基本上……，我每天晚上都來這裡。」

「是嗎？」

說罷，她在我身邊坐下來，我的心跳得差點從嘴巴中躍出來。我按著自己胸膛，以免她聽到我的心跳聲。

「嗯，每天晚上都來，也是這個時間，我可以每天晚上都在這個時間出現，不遲也不早！」

愛 在脫 下 口 罩 前

作者：江澄
編輯：Nancy
封面設計：Untitled Workshop
內文設計：4res
出版：紅出版（青森文化）
地址：香港灣仔道133號卓凌中心11樓
出版計劃查詢電話：(852) 2540 7517
電郵：editor@red-publish.com
網址：<http://www.red-publish.com>

香港總經銷：聯合新零售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台灣總經銷：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
地址：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136號6樓
(886) 2-8227-5988
<http://www.namode.com>

出版日期：2023年7月
圖書分類：愛情小說／校園小說
ISBN：978-988-8822-74-4
定價：港幣58元正／新台幣230元正

二〇〇三年，整個城市像一座煉獄，林賢一的家是煉獄中的危樓，隨時崩塌，崩塌前，他不再等待某人的短訊，選擇逃到新界去。

二〇一九年，蘇美之幻想在平行時空中的自己剛從京都旅行回來，容光煥發，精力充沛。

一九九六年，楊如月希望自己快點長大，因為有人跟她說二十五歲是女人最好的年紀。

二〇一九年，夏美霞一直相信人生最好如初見，直至她開始了一段由終點開始的戀愛。

二〇二〇年，怎麼做中文科老師要學用 zoom？方靖藍平生最討厭電腦和科技。

五個獨立又關聯的故事，從二〇〇三走到二〇二〇，不管戴上還是脫下口罩，他們拒絕遺忘……

「江澄沒有滿足於單純地寫一個疫情下的愛情故事，讀完全書後才明白，她竟然寫出一個連推理迷也拍案叫絕的設計。」

——文善

ISBN 978-988-8822-74-4



9 789888 822744 >



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

紅出版文化平台

加入我們：www.red-publish.com

ModE.

上架建議：愛情小說／校園小說

定價：港幣58元正／新台幣230圓正